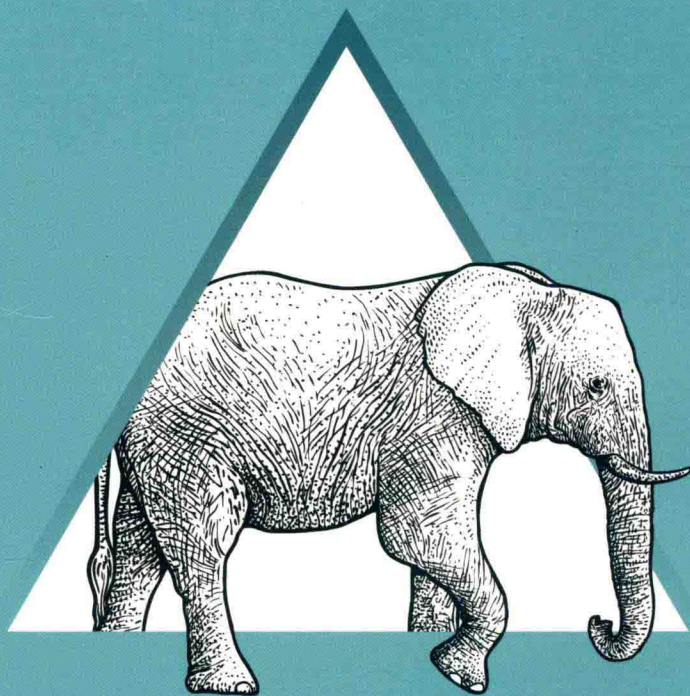


我的
动物朋友

DAPHNE SHELDRICK

大象和我



〔肯尼亚〕达芙妮·谢尔德里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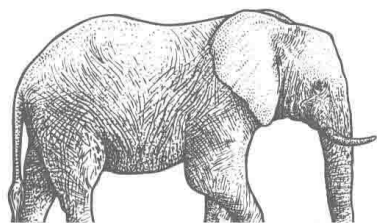
刘颖 译

Love, Life, and Elephants
An African Love Story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大象和我



[肯尼亚] 达桑妮·谢尔德里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0252

Copyright © 2012 by Daphne Sheldri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W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acting jointly
with C + W, a trading name of Conville & Walsh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象和我/(肯尼亚)达芙妮·谢尔德里克著;刘
颖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我的动物朋友)
ISBN 978-7-02-014069-5

I. ①大… II. ①达… ②刘… III. ①纪实文学-肯
尼亚-现代 IV. ①I4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2506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周 洁
封面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069-5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辞／

谨以此书献给荒野和它所包容的一切，献给对大卫的回忆和肯尼亚国家公园的巡守长先驱们，也献给我的家人和外孙们，希望他们了解那些往事。

序

那天本来一切正常。我和朋友在察沃国家公园交缠的草木和野生兽群中寻找埃莉诺。我急于找到这头自己最珍爱的孤儿大象。在我和象群打交道的这么多年里，埃莉诺无疑让我从它身上对这一物种有了最多的了解。

找它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察沃覆盖了一万三千平方千米的土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听说它前一天到过的地方。以前许多次我怀疑埃莉诺也许就在某支野生象群之中时，只需要呼唤它的名字，它就会静静地从象群中转过头，向我走来。我们有着许多温情时光，拥着我的脖颈时，它的长鼻子感觉毛刺刺的；迎接我时，它还会抬起一只巨大的脚，让我双臂张得大大地抱住它。

埃莉诺七岁成为孤儿时，我就认识它了——现在它已经四十多岁了，和我的大女儿吉尔同岁——我和它之间有着奇妙的友情和信任，即使在它回归荒野之后也丝毫不减。



终于，就在这个区域，我们发现了一支野生象群。你很难在远处从它的成千上万头成年同伴中轻松地分辨出埃莉诺，但我也根本用不着这么做，它总会认出我。不像察沃的其他野生大象没有理由喜欢或信任人类，埃莉诺仍然念着旧情，在我呼唤它来见我时，它总是会出现。对于大象的记忆力及其与人类的相似性我有着许多了解，毕竟，迎接老友会让你开心，感觉到被记住、被需要。

一头庞大的母象在泥塘边饮水，它的家庭已经走进灌木丛中去了。从我现在的位置看去，它并不是很像埃莉诺，尽管也很大，但这头象看上去更矮壮些。我这样告诉朋友。

“太遗憾了，”他说，“我真想见见它。”

“我来叫它，”我回答，“如果是埃莉诺，它会回应的。”

它回应了。那头象抬头看着我，它的耳朵微微提起，很好奇。它离开池塘，直接走向我们。

“你好，埃莉诺，”我说，“你胖了。”

我看着它的眼睛，很奇怪，它们是浅琥珀色的。我一闪念觉得埃莉诺的眼睛颜色要更深些，但又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这一定就是埃莉诺。察沃的野生大象根本不会有如此信任地接近人类的举动。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偷猎大屠杀”的无情残害后，察沃的兽群现在对我们这一物种有着与生俱来的警惕。

“是的，”我告诉朋友，“这就是埃莉诺。”

我举起手，抚摸着它的脸颊，感受着它长牙的冰凉滑润，摸摸它的下巴下方作为迎接。它那镶着长长的深色睫毛的眼睛温柔友好，欢迎着我们。

“它真美，”朋友喃喃地说，“站到它旁边去，我给你们拍张照。”

我站到一条粗壮的前腿旁边，伸出手捋着它耳朵后面的皮肤，我喜欢对埃莉诺做这样的动作。大象的耳朵后面摸起来如丝缎般柔软光滑，而且总是宜人的凉爽。

对后来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防备。

那头象往后退了一步，晃动起它巨大的脑袋，用长牙拎起我的身体，将我像片轻如鸿毛的垃圾一样用力高高抛向天空，我狠狠砸在差不多二十步开外的一堆大石块上。我立刻知道撞击粉碎了我的右腿，因为挣扎着坐起来时我能够听到并感觉到骨头的碎裂，还看到鲜血从自己大腿上裂开的伤口里汩汩流出。神奇的是，没有疼痛——至少现在还没有。

朋友尖叫起来。在我努力强撑时，那头象——我现在肯定它不是埃莉诺——冲向我，像座高塔一般威压在我破碎的身体之上。我闭上眼睛，开始祈祷。要感恩的人和事很多，可我真的暂时还不想告别这个世界。我开始感到慌乱，脑海里千头万绪搅在一起。但突然间，有片刻纯粹的静止——就好像世界停止了转动——我睁开眼睛，能够感觉到那头象正轻柔地将它的长牙插入我的身体和石头之间。它不是想杀死我，我意识到它实际上正想帮忙扶我站起来。我想，这正是它们对待幼象的方式。

可我的骨头碎了，现在把我抬起来会是一场灾难。

“不！”我大叫着将它伸到我脸上的湿鼻尖拍开。

它俯视着我，耳朵展开呈非洲地图的形状，眼神慈祥而关切。然后，它抬起一条巨大的腿，开始轻柔地感受我的整个躯体，却几乎不



触碰到我。它的大耳朵在巨大的脑袋旁立着，打量着无助地躺在离那两根长而锐利的尖牙顶端只有几厘米距离的我。那时，我知道它并不想杀我——大象对它们的脚步很小心，并不会践踏受害者。如果真的有杀意，它们会跪下来使用长鼻子和前额。

此时此刻，我以一种至今仍然能体会到的惊人的清晰思维意识到，如果想要活下去，我得还清这笔欠了大自然和所有那些充实了我的生命的动物的债。即使能够感受到我皱巴巴的躯体里破碎的骨头，现在疼痛的烈火吞没了我，即使给我造成如此伤害的正是我最热爱的一种造物，彼时彼地，我明白我有绝对的责任将自己对非洲野生动物的第一手知识及了解和我对肯尼亚的归属感传达出去。

我想，如果我活下来，我会写下来。这将是我的遗产。我会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留存和保障事业。

那头象仿佛听到了我的想法。紧张的沉默之后，它再看了我一眼，慢慢地离去。我能活下来了。心急如焚中，朋友设法回去找司机寻求救援。

在那块大石头下面躺了好几个小时，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痛苦与伤痛后，我被飞行医疗队救起。酷刑还远未结束。我还将忍受无休无止的手术、炎症、骨移植和漫长的康复期，花上几个月时间重新学习走路。但我还活着，还在非洲。由于大象间互相交流复杂信息——甚至常常是背离它们天性的信息的非凡能力，我幸存了下来。因为我们发现，埃莉诺认识凯瑟琳（这是我们后来给我的野生攻击者取的名字），并通过某种方式告诉过它我是朋友。

至于我的顿悟——确定我必须写写我的生活和工作——几年之后，就是这本书。这是一个关于我的移民祖先，关于在我父母的农场里成长的岁月，关于探险和星空下的夜晚，我的灵魂伴侣大卫、我的女儿吉尔和安吉拉，我们的大象孤儿院的诞生，我活过的一生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里都交织着许多不同动物，那些无限充实了我的生命，那些我曾经珍惜热爱过，并成为它们养母的动物的迷人故事。

从宏伟壮阔的非洲大陆，这片人类的起源之地，我的故事开始了。

目 录 /

序	001
第 1 章 定居者	001
第 2 章 童 年	019
第 3 章 成 长	041
第 4 章 婚后生活	063
第 5 章 坠入爱河	081
第 6 章 决 定	101
第 7 章 新的开始	121
第 8 章 爱与孤儿	141
第 9 章 安 居	163
第 10 章 冲 突	187
第 11 章 发 现	211
第 12 章 扩 展	231
第 13 章 动 乱	251
第 14 章 哀 伤	273
第 15 章 成 长	295
第 16 章 成 就	329
尾 声 大 卫	345
致 谢	348

第1章

定居者





我们是谁乃上帝所赐，我们成为谁则是我们奉献给上帝的礼物。

——阿努

一次偶然让我的祖先移民到了肯尼亚。

一九〇〇年代初，我的太舅公威尔在南非东开普省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他的家人（我的曾祖母是威尔的妹妹）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离开苏格兰农村来到非洲。威尔是个相当能干且有手段的人，他在各种环境下辛勤劳作，种地、养家，还要帮助身边的人在布尔战争^①的影响下生存。他贫嘴而又迷人，目光闪闪，对大狩猎充满热情，时不时买上一张到肯尼亚的票，坐上早期的蒸汽船去那儿满足一下对那片土地和动物的渴求。无论是那无尽丰沛的野生动物、翻滚着的草浪，还是生命的宝库本身，肯尼亚都是他的心灵飞翔之所在，在那里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一九〇七年春天的一次狩猎远征中，威尔结识了初建期的肯尼亚英国殖民地总督查尔斯·艾略特爵士。这两人一拍即合。威尔是一名真正的先行者，一个努力实现梦想的人；而艾略特则是一位真正的政客，一个让别人出力实现他梦想的人。某天早晨的灌木丛旁，艾略特向我的太舅公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如果他能将二十户人家搬到肯

^① 布尔战争（Boer Wars）是英国与南非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一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

尼亚，政府就会分给他们免费的土地安居。就在同一周，艾略特收到英国当局发来的命令，要求加速对殖民地的开发，以顺应对内罗毕以远的唯一一条铁路的延伸，并引入白人定居者促进贸易发展和增加铁路资源。不列颠政府迄今为止已经拨出大约五百万英镑，他们想要看到点回报，越快越好。

英国卷入东非事务其实并非为了肯尼亚，而是为了乌干达和尼罗河的资源。英国政府必须阻止德国或是法国威胁到苏伊士运河的入河口，因为这是英国往印度的贸易航线，帝国王冠上的珍宝。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成千上万锡克族劳工从英属印度被运来从事建造。从港口城市蒙巴萨开始，铁路在肯尼亚的多个动物栖息地间蜿蜒，穿过无法居住的茂密的灌木林，直到开阔的草原——那里曾经是原住民马赛人最优良的牧场。马赛人曾经是当地最主要的部落，一九〇〇年代末，由于天花，他们的人口数锐减。

太舅公威尔醉心于肯尼亚的丛林，对真正生活在这个惊人的国度这一想法心驰神往，于是他缩短旅程提前回了家，因为我们家族的这一支里满是生育能手。他自己就和三位妻子生育了十七个孩子，这些孩子又繁衍出更多孩子。他既兴奋又跃跃欲试，成功地说服了几位直系家人同意这一计划，之后又瞄准了自己的妹妹——我的曾祖母阿吉特。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那规模不小的一窝八个孩子可是完美的目标。我的曾祖父当时过得并不顺心。他嗜酒而又好赌，成天和当地那些银行经理混在一起，那些人使得他对越来越高的透支视若无睹，眼看着就债台高筑了。家族在东开普省珍贵的老宅地和曾经繁荣的农场被卖掉，酗酒和赌瘾造成的恶果让他备受指责。他虽然已经年近

六十，仍急于洗清自己的恶名，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威尔向他伸出了救命稻草，他相当感激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阿吉特家的大女儿艾伦·玛格丽特结婚不久就成了寡妇。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斯坦利和布莱恩回家和我的曾祖父母住在一起。艾伦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女子，她的坚韧和能干远近闻名，而且乐于冒险。而最终，这一决定对我有着直接影响。艾伦是我的祖母，她七岁的儿子布莱恩后来就是我的父亲。

威尔是位出色的故事讲述人，他的甜言蜜语描绘出肯尼亚的壮美，让他所描述的那片土地、人们和野生动物栩栩如生。很简单，他视肯尼亚为另一座伊甸园，能够住到那儿去简直就像一份来自天堂的邀请。短短几个月内，他游说的功力已经足以说服了二十户家庭打算搬离东开普省，跋涉过东非那片陌生的土地，在另一头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群坚定的拓荒者的后代，坚忍，敢于冒险，迷恋非洲，他们的血液里就具备扎根、生存并建设新生活的能力。他们听父辈讲述着横跨新大陆的传奇故事，内心的某处总是燃烧着亲历挑战的欲望。我非常想听听许多年前在威尔传奇般的筹备会议上的讨论。虽然我们几乎能从世界的任何角落找到任何东西，但是对这段旅程还是得精心策划，反复思量。尽管蒙巴萨的登陆点仍然是那片古老的海滩，而内陆的铁轨已经延伸到了内罗毕，但旅行者们在各方面仍然得靠自己。一路上无所依傍——没有路，没有商店，没有医生、牙医和药房。他们完全得自力更生，让自己、婴儿、孩子和牲畜好好地活着。

这不仅仅是食物分配的问题。如果能够到达指定地点，他们会需要基本的牲畜家禽用来繁殖，还需要农业资材、种子、工具、家具，

最最要紧的，还要有保护自己和财产的枪支弹药。妇女们要准备路上所要用到的必需品：锅子、毯子、床单、针线、机器、衣物以及卫生用品。还有那些移民者祖先流传下来的厚厚的手写笔记，上面记录着各种自给自足的实用技能，详细讲述了怎样自制肥皂、蜡烛，怎样保存封装食物，怎样做衣服，怎样教育孩子，怎样使用草药、浆果和野生植物治病疗伤，甚至怎样应对情绪波动和不可避免的犹疑摇摆。那时的妇女们既是超级大厨，也是娴熟的裁缝，在移民生涯中顽强而坚定，但对整个家庭来说，旅途的艰险和一切从头开始的严酷现实仍然是全新的挑战。

万事俱备，那一天终于到来。没有回头路了。南非东海岸的伊丽莎白港上，特许航行的德国船只阿道夫·沃尔曼号在等待着那些家庭和他们的所有财产。那都是些什么财产啊！一旦满载，那艘大船看起来、听起来一定就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甲板上祖母和她年幼的孩子们被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尺寸的动物环绕：耕牛、奶牛、肉牛、马、绵羊、山羊，还有鸭子、鹅和火鸡这些家禽，千奇百怪的宠物，一辆大车，各种用途的农耕用具，几件祖传的珍贵家具、箱子和图书、瓶瓶罐罐，还有缝纫机。那时候，根本没有轻装出门的概念。

我的孩子和孙辈已经在这里扎下根来，安居乐业，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每当想起当年那艘船缓缓驶离船坞，甲板上的每个人都举起手向岸上他们所爱的人们挥泪告别的那一刻，我就感动至深。没人知道那片新土地上等待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每个人都必须在以后的岁月里小心翼翼，举步维艰。他们也知道，对于家族长者而言，这次分



离就是永别，他们未必能再次踏上这片故土。他们定是抱着极大的勇气，尤其是那些女人，将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投入这未知的赌局中去。

阿道夫·沃尔曼号航行了两个月。这段旅程并非风平浪静——可怕的逼仄空间里，疾病和牲畜家禽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有发生。但当风景如画的蒙巴萨港从壮丽的热带日出背景中浮现之时，一定让人觉得到达了真正的乐土。大人们将行李从船上运下船坞，孩子们不顾恼人的闷热快乐地在四周奔跑。蒙巴萨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嘈杂的地方，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的那些色彩斑斓的货物，还有香料、香水和异国食物的味道将它点缀得光鲜明亮。街道上种植着成排的白色鸡蛋花和椰子树，日落时分，还可以闲下来在老城区享受一顿美餐。

在内陆的旅程开始前，所有牲畜都得用黄麻布包裹起来，只在眼睛和鼻子部位留出开口，因为他们将要穿越的是臭名昭著的遍布采采蝇的尼伊卡高原。这块可怕而荒凉的干旱灌木地屏障被称为塔鲁荒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苏格兰探险家约瑟夫·汤姆逊这样描述这片土地：“古怪而阴森……诡异而悲伤，仿佛盛满死亡和孤寂。”只要被携带传染病菌的飞蝇叮上一口，就有可能造成灾难，在畜群中传播开锥虫病，当时这种病无药可医。早几年前，大部分用来运送物资、修建铁路的牲畜就是这样被夺去生命，人们现在吸取了教训。裁布和给每头动物包裹妥当需要花上好几天时间，这可不是什么轻松活计。

等到将牲畜们准备好，火车装载上林林总总的家产，旅程的下一段就要开始了。然而，当时烧柴提供动力的蒸汽机车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水，即使是让火车驶离站台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也相当复杂。蒙巴萨没有自来水，因此供给水汲取自两口二十四米深的水井，或是六千

多米之外的一条河中。让火车启动是件大工程。从小听着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讲述我们一家怎样来到肯尼亚定居的故事，我最喜欢的就是关于这段旅程的故事。直到今天，我闭上眼睛就能让自己置身于车上，感受着火车驶出蒙巴萨时在耳边嗡嗡嘈杂的期待。母亲们的心头肯定会掠过一丝不安：铁道刚刚竣工，尽管他们会在去往内罗毕的中途下车，但在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木栈桥和火车横跨的深沟时不免还是要担心。大人们当中流传着关于这条路的恐怖故事：一八九八年，五十名来自印度和非洲的筑路工人在修建跨越察沃河的大桥时惨死。这一事故让该地区的狮子被冠上“察沃食人魔”的称号，这无疑在我家族中那些意志不那么坚定的成员心中点燃了恐惧之火。

尽管我在肯尼亚的生活经历与祖先各方面都有不同，但当他们第一天清晨在火车上醒来，看到黎明在眼前辉煌宏伟地展开，天空中铺陈着深浅不同的红色、粉色、铁锈色和金黄色，这一切和我现在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眼眶边积着尼伊卡高原的红色尘土的疲惫的眼睛和我一样，也在出神地凝望着翻滚着的广袤无垠的亚提平原。从车窗看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大自然的慷慨——海潮般的牛羚、斑马、羚羊、瞪羚、长颈鹿，大群大群的野牛，甚至还有犀牛。孩子们被旅程和变换的风景所震慑，瞪着眼睛看着眼前从未见过的景象。铁轨旁的一家狮群在平原上孤零零的树下懒洋洋地休憩，司机停下车，让乘客们好好看一眼。大部分时间里，太舅公威尔和其他人其实都待在火车头的专用平台上，以便更清晰地观察路过的兽群。威尔嗜猎成癖，看到路边有不错的猎物时，他竟然无数次地让火车停下，开始一场实打实的狩猎活动。火车就停在那儿，等着猎手们回来，而其他乘